

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俄国散文之父

俄罗斯作家中最有魅力

最难捉摸的作家之一

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

嘲笑之中总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含泪的笑



精

短篇小说集

果戈里

■旧式地主 ■外套 ■涅瓦大街 ■斯罗察集市 ■画像 ■圣诞节前夜 ■鼻子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果戈里精短小说

刘建设（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精短篇小说集/果戈里著 刘建设译.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7

(精短篇小说集)

ISBN7-80675-115-7

I. 精... II. 刘... III. 精短篇小说 IV. R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345 号

外国精短篇小说集(1-12)

果戈里小说 刘建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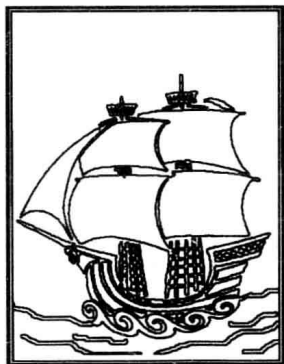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刷装订	北京通会印刷厂
责任编辑	王健
封面设计	晓川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ISBN7-80675-115-7/Z·045

定价:273.6 元共 12 册(本册定价:22.80 元)

果戈里小说集

[俄] 果戈里 著
苏 畅 李英华 译



导 读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185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喜欢民谣,传说和戏剧。

1831年,果戈里结识普希金,在创作思想上受到重大影响。就在这年9月和次年3月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部小说,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寻常的现象”。183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禾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开始形成。

在果戈里一生的创作中,除长篇小说《死魂灵》、剧本《钦差大臣》等代表性作品外,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境地。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贯穿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嘲笑之中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被称为“含泪的笑”。

目 录

旧式地主	(1)
外 套	(29)
涅瓦大街	(67)
斯罗察集市.....	(114)
画 像.....	(151)
圣诞节前夜.....	(220)
鼻 子.....	(277)
五月的夜晚.....	(311)
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	(349)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夫罗维奇之争.....	(381)

旧式地主

我特别喜爱那些幽居在偏远乡村的庄园主的简朴生活，他们在小俄罗斯通常被人称为旧式人物，如同年久失修但却优美如画的小屋一样令人着迷——因为它色彩绚烂又与那些表面光洁的新建筑物迥然不同：后者的墙壁尚未被雨水侵蚀，屋顶还没有盖满青苔，未经抹灰的门廊也还没有露出红砖来。我有时喜欢悠然遐想片刻，品味这种远离尘嚣的生活的乐趣，在那里任何一种欲望都不会逾越那围着小院的栅栏、栽满苹果和李子树的花园的篱笆和花园四周被柳树、接骨木和梨树遮掩着的倾斜的农家小木屋。看到这些俭朴的主人们的生活是那样恬然和宁静，你会一时忘情地感到任何原先梦寐以求的东西和令全世界不安的恶魔的作祟全都不复存在，只有色彩斑斓的梦境里才有它们的影子。我现在似乎看见一栋低矮的小屋，小屋四周是用变黑了的小木柱撑起的回廊，那样在打雷和落冰雹的时候站在回廊上关护窗板就不至于被雨水淋湿了。屋后有一株稠李，香气袭人，淹没在一片鲜红的樱桃和如

同蘸着铅灰的深红的李子的树海之中；还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槭树，浓荫下长着一片供人休息的如茵的草地；屋前的大院落里长满低矮而鲜嫩的青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径从谷仓通往厨房，又从那儿延伸到主人的内室，一只伸长了脖子的家鹅，正带着一群绒毛般娇嫩的雏鹅在喝水；栅栏上挂满了串串梨干和苹果干，还晾着几块地毯；一辆载满香瓜的大车正停在谷仓旁边；一条卸了犁轭的犍牛懒洋洋地躺在附近——我觉得这一切都具有莫可名状的魅力，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已不在我眼前了。因为那些与我们天各一方的东西，总会激起我们深切的眷恋。无论如何，当我乘坐的四轮马车缓缓驶向小屋的门口时，我的心境随之变得异常的愉快和恬静。马儿欢快地跑到门口，车夫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给烟斗装烟，仿佛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即使那些大大小小看家的卷毛狗和小黑狗汪汪汪的吠声，在我听了也觉得格外舒服。然而，最令我高兴的却是看到这些深居简出的主人们——老爷和老太太们殷勤地出来迎接我的到来。哪怕是现在，我身处穿着时髦燕尾服的绅士们之中，谈笑风生，眼前仍会不时回忆起他们的身影来，于是我便走进一个朦胧的梦境之中，往事历历在目。他们的脸上总是流露着慈祥亲切、诚挚坦然的表情，使你不由自主——至少是短暂地排除任何非分之想，而不知不觉地陶醉在那平凡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之中。

我至今无法忘记昔日的两位老人。唉！他们如今已不在人世了，可我的内心依然充满悲悯之情。当我设想自己将再次造访他们那阒无人迹的旧宅时——除了在那低矮的小屋的

地基上残留着的几间已经坍塌的茅舍、那片荒芜的池塘、那条杂草横生的水沟之外，别的却已无影无踪——我的心就会骤然忧伤起来。真是令人悲伤！我已预先感到了悲伤！不过，我们还是回头讲讲那个故事吧。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托斯托古勃和他的妻子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托斯托古勃，按这一带庄稼人的说法，就是我开始提到的那类老人。如果我是个画家，想要作一幅菲列芒和巴芙基达的油画，那么除了他们之外，我是决不会选择别人来当模特的。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六十岁了；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也有五十五了。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是个高个儿，常穿一件厚毛料挂面的羊皮袄，弓着腰坐着，脸上几乎总是挂着微笑，即便是在讲什么事儿或只是听人说话时也是如此。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则神态拘紧，几近不苟言笑；但她脸上和眼里总是洋溢着慈祥和心甘情愿地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款待你的那份诚挚，而你会觉得那样一张充满慈爱的脸孔带上笑容反而显得矫揉造作。他们脸上细密的皱纹分布得恰到好处，让人看着舒心，要是被画家见着了，一定会将它偷偷描绘下来。从那些皱纹里大致能推断出他们一辈子所过的正是殷实而厚道、传统而古老的家族所过的那种舒适恬然的生活，这些家族与那些卑微的小俄罗斯人截然不同——那些人从镗油匠、小商贩脱胎而来，像蝗虫一样密集在官厅和衙门，榨尽同胞的最后一滴油水，又如洪水般涌进彼得堡去充当讼棍，在狠捞一笔后意气昂然地改换姓氏，冒称是大俄罗斯人。这两位老人如同所有小俄罗斯人的古老家族一样，跟这

些卑微可怜的家伙毫不相似。

任何人看到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之间恩爱的情景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他们相互之间从不称“你”，总是客客气气地称“您”：您，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您，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是您把椅子压坏的么，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没关系，您别生气，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是我压坏的。”他们未生下一男半女，因此，将所有眷爱之情都倾注在对方身上。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年轻时曾是近卫军的轻骑兵，后来升任过准少校。但那已经是陈年旧事，早就时过境迁了，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自己几乎从没提过这事。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三十岁时结了婚，那时是个英俊的年青人，身穿一件绣花上衣；他几乎是十分机灵地拐走了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因为她的父母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就是这件往事他也不大记得了，至少他从来没谈起过。

所有这些非同寻常的往事都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悠然静寂的生活，一种怡然和谐，时隐时现的梦境：当你坐在面朝花园的乡下的阳台上，倾听着雨滴敲击着密密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雨水又汇成小溪潺潺流淌，使你感到四肢舒适，昏昏欲睡，同时一道彩虹出现在树后，仿佛一座半塌的拱门在天边展示着那朦胧的七彩时，你就会觉得身处梦境。再不，当你坐着马车在青翠的树丛中穿行，而草原上的鹤鹑正鸣个不停，芬芳的野草连同沉甸甸的麦穗和五颜六色的野花一道直扑车门，你心醉地拍打着双手和面庞时，也同样会感受到这种梦境正包围着你。

他总是笑容可掬地倾听来访的客人侃侃而谈,有时他也会插上几句,但多半是询问别人。他不是那种一个劲儿地为旧世歌功颂道而对新时代总看不顺眼的老年人。恰恰相反,当他向你询问的时候,总对你个人遭遇、成功或失败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与关切之情(心地善良的老人通常都喜欢听这样的故事),虽说那好奇的模样多少有些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跟你说话时紧盯着表坠上的印章一样。这时真可以说他是满脸慈祥。

两位老人住的小屋,房间又小又矮,一般跟我们在旧派人物家里见到的情况相差无几。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很大的炉炕,几乎占去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炉火令这些房间变得非常温暖,这都是因为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喜欢呆在暖和的房间里的缘故。所有的炉膛都通往外屋,那里堆放的麦秸几乎挨着天花板了。在俄罗斯,人们通常都用麦秸来作柴火。冬夜,当满怀激情的小伙为了追逐皮肤黝黑的姑娘而冻得直打颤,突然拍着手跺着脚闯进门时,那燃着的麦秸发出的噼啦声和炉里红红的火光使这间外屋变得分外迷人了。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有装在古色古香的框架里的大大小的图画。我相信,这些画的内容主人早已不记得了,即使被人拿走几幅,他们大概也不会发觉。其中有两幅比较大的油画。一幅画的是一位主教,另一幅画的是彼得三世。拉瓦里耶尔公爵夫人从狭小的画框里向外凝望着,她的背影被苍蝇弄得污迹斑斑。窗子周围和门楣上方还有不少小画,你会无意识地把它们当作墙壁上的污块而根本不会仔细观

看。房间里都是泥地,但却涂抹得十分光滑,并且保持得非常干净,即便是殷富之家被那些穿着仆役制服、睡眼惺松的先生们懒洋洋地打扫后的镶木地板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的房里堆满了不同尺寸的箱子和柜子。墙上挂满了一包包、一袋袋的花籽、菜籽、西瓜籽和各色毛线球。半个世纪以前缝制的破旧衣物扎成的捆儿,挤在箱柜的各个角落和它们之间的空隙处。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是一个勤俭朴素的理家好手,什么东西她都要收起来,虽然有时连她自己也说不上这些东西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

不过,这幢房子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像在吱吱唧唧哼着歌儿的房门。一到早晨,这歌声就传遍整座房子。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哼哼——是由于门环生了锈呢,还是因为工匠在造它们时藏了什么机关——我们说不清楚了。但有趣的是,每一扇门都有它与众不同的音调:卧室的门唱的是尖细清脆的童音,饭厅的门是深沉沙哑的男低音,外屋的门唱出的则是怪异的刺耳颤音和幽咽的悲鸣之声,只要用心倾听,你就能辨出“哎呀呀,冷死啦!”的叫喊。我知道许多人都讨厌这种声音,我倒爱听得很呢。有时我在这儿偶然看到房门那间低矮的小房里,老式烛台上燃着一支蜡烛,餐桌上晚餐已摆好,五月花园里的昏暗的夜色穿过打开的窗子,窥视着屋内已摆好餐具的饭桌;夜莺婉转动听的歌声掠过花园、屋舍,飘向远处的河流;树枝猝然一惊,沙沙作响……我的天哪,多少往事潮水般涌上心头!

屋里摆放着结实笨重的木椅子,一看就知道是祖辈留传

下来的；它们全都是一色的雕花高背椅，没有涂油画彩，甚至没有用布料装饰，看上去和现在的主教们还在坐的那种椅子有些相似。三角形的小桌摆在各个角落里，小方桌则摆放在沙发和镜子前，那镜子装在一个有树叶形的细雕花纹的框子里，框子上爬满了黑压压的一大片苍蝇。沙发前铺着一块地毯，上面画着花鸟图案——这几乎是这对老夫妇的简陋小屋的全部陈设了。

女仆住的房里挤满了身穿条纹内衣的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姑娘，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有时让她们做点儿针线活儿，洗点儿草莓什么的，但她们经常溜到厨房去睡懒觉。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认为非得把她们关在家里，严加监督，以免闹出有伤风化的事儿来。可是，令她大为惊讶的是，没过几个月，有的女仆的身子就比平时滚圆了许多；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栋房子里，除了一个身穿灰色短燕尾服、赤着脚、除了吃就是睡的小厮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单身汉。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通常对犯有过失的女仆总要责骂一顿，严厉惩罚，以做效尤。窗玻璃上爬满苍蝇，嗡嗡叫个不停；一只熊蜂低沉地叫着，时而还伴有几只黄蜂刺耳的尖叫声，大有与它们一比高下之势；但只要一点燃蜡烛，这一大群乌合之众便都飞入屋里寻找过夜的地方，黑压压地盖住了整个天花板。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很少过问农事，尽管他也偶尔驱车到割草和收庄稼的人那儿去，专心致致地看着他们干活的情形。操持家事的担子便落到了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的头上。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的家事就是不停地为贮藏室开

门和关门,腌制、晾干和熬煮数不清的水果和农作物。她的家如同一间化学实验室。苹果树下总是生着一堆火,铁三角架上总是放着一口铁锅或是一只铜盆,用蜂蜜、白糖和别的什么原料熬制果酱、果冻和水果软糕。在另一棵树下,车夫总是在一只铜罐甑里用桃叶、稠李花、百金花、樱桃仁和伏特加煮在一块儿,没等蒸完酒,他已经醉得舌头都转不动了,说着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压根儿听不懂的胡话,然后就跑到厨房睡大觉去了。这些杂七杂八的食品熬呀、腌呀、晒呀的弄得太多了,堆积如山,因为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准备食物。总是超过日常所需的数目,喜欢有备无患。要不是其中一多半被女仆们偷吃了的话,整个院子都要堆得满满的了。女仆们躲进贮藏室贪婪地咀嚼,吃得整天哼哼唧唧还抱怨肚子难受。

至于农田耕作和户外别的经营事儿,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就很难过问了。管家跟村长串通一气,昧着良心,明拿暗偷。他们把老爷的树林子当成了私产,进进出出习以为常,砍下树木做成了大量雪橇,运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他们把高大粗壮的橡树擅自卖给邻村的哥萨克人,让他们砍了去建造磨坊。仅仅有一回,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决定察看一下自家的树林。于是,套好了一辆挂着大块皮制门帘的轻便马车,车夫轻轻一抖缰绳,曾在警察队里役用过的几匹马儿便撒开蹄子上路了。那皮制门帘在空中弄出一阵奇怪声响,犹如笛子、铃鼓和大鼓的合奏;每一个根钉子和每一铁把手都叮咣作响,在磨坊旁边就可以听到女主人乘车出门的动静了——虽然这段距离至少有两俄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不可能

不注意到树木几乎已被砍伐殆尽，她打小就熟悉的那些百年老橡树早已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儿？”她转脸对站在身旁的管家说道，“橡树怎么变得这么稀稀拉拉的了？小心，你脑袋上的头发可别也变得这么稀稀拉拉的。”

“怎么会稀稀拉拉的？”管家照例回答说，“就是不见了吧！就是这么不见了呗：不是雷劈，就是虫蛀——一棵也不剩了，太太，全都不见了。”

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对于这样的答话从来不细细琢磨，回到家里只是吩咐看守花园的欧洲甜樱桃和大冬梨树的人数再增加一倍。

在两位可敬的管理者——管家和村长看来，把全部面粉都运到主人的仓库里去，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主人只要一半面粉就足够吃的了；而那一半呢，他们也要等到发霉或者受潮了，在集市上卖不出去了，才运回家里。可是，无论管家和村长怎么明挪暗窃，无论一户上下——从管仓库钥匙的女仆到糟蹋了无数李子和苹果、经常拱撞果树、摇落一地果实的那群猎獾——怎么大吃大嚼，无论麻雀和乌鸦怎么大肆啄食，无论仆人们怎么把吃的当作礼品送给邻村的亲友，甚至从仓库里搬走放置多年的布匹和纱线，然后送到人们乐意光顾的地方，也就是小酒店里去，也无论客人们、笨手笨脚的车夫和仆役怎么侵吞盗窃，这片丰饶的土地总能生产出那么多的物品；加之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所需甚少，所以，这些本来数目惊人的侵吞劫掠在他们的家产中根本算

不了什么。

这对老年夫妇遵照旧式地主古老的习俗,十分偏好吃喝。天刚破晓(他们总是很早起来),各个房门刚开始嘈杂的合唱,他们早已坐在小桌旁喝咖啡了。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喝够咖啡之后,信步来到外屋,边挥动手帕,边喊:“去,去!鹅儿,到台阶下去!”在院子里,他通常会撞上管家。他一般要跟管家谈上一会儿,仔细询问各种农事的情况,然后向他发出自己的意见和指示,没有人会对他如此精通农事管理不感到惊讶的,任何一个新来的仆人都不会存有从这么干练的主人手里窃取财物的念头。然而,管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怎样对付主人,尤其明白该怎么管理田庄。

这之后,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便回到房里,来到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跟前,说:

“怎么样,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是不是该吃点东西了?”

“这会儿吃点什么呢,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要不要吃些猪油蜜饼,或者是带罌粟花籽的包子,再不就吃些腌松乳菇吧。”

“好吧,就吃腌松乳菇吧,来点包子也行,”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答道,于是,转眼工夫餐桌上便铺好了桌布,摆上了包子和腌松乳菇。

离午饭还有大约一小时,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小吃了一回,用古旧的银盏微啜了一杯伏特加,还吃了一些蘑菇、各种鱼干和别的佐饮小菜。十二点钟开始用午餐。餐桌上除了

一些菜碟和盛调味品的碗之外，还摆上了放在封了口的瓶瓶罐罐里以保持原汁原味的美味佳肴。饭桌上照例谈些和吃饭有关的话题。

“这粥好像有点糊了，”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总爱这么说，“您不觉得吗，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

“不，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您多调点猪油，就不会觉得有糊味了，要不您放些蘑菇调放到粥里去。”

“好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把盘子给他妻子，说道，“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滋味。”

吃完午饭，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一个人去睡上一个钟头，午睡后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端来切好的西瓜，说：

“您尝尝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这瓜味道不错。”

“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您别以为红瓢的一定是好瓜，”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拿起一大块瓜，说道，“有时红瓢的并不好吃。”

可一转眼切好的西瓜便不见了。接着，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吃了几个梨，然后跟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一起去花园散步。回到屋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就忙自己的事儿去了，而他就坐到朝向院子的屋檐下，凝视着贮藏室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时不时现出里边堆着的东西，女仆则你推我挤地忙着用木箱、盆子、簸箕和水果筐把那些废旧物品一会儿搬进，一会儿搬出。一会儿功夫，他就差人去找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或独自走到她那儿去，说：

“有什么可吃的吗，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